

当年同济教授劝阻拆除苏州城墙

阮仪三 口述
柯礼昌 整理

关于苏州古城墙,苏州人有句俗语叫“城头上出棺材——圆兜圆转”,意思是从一个地方出发,兜了一圈又兜回来了,用来讽刺别人做事白费力气。这句俗语说明,早先的苏州古城墙是圆的、环形的,保存也较为完整。苏州城墙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25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大将伍子胥提出“象天法地,相土尝水,立水陆门八,造大城”时差不多就已成规模,后经历朝历代多次整修,保存有大量的历史古迹。我是苏州人,小时候很贪玩,也很喜欢历史,常常去爬古城墙,可以说对古城墙很熟悉。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很多城门楼都还在,比如说平门和阊门,但这些珍贵的古城墙,却大都毁于上世纪50年代的全国“拆城风”。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在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跟随董鉴泓、金经昌、冯纪忠等教授学习,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了一段教授们奋力保护苏州古城墙的往事。

1958年,苏州市政府也提出要拆除古城墙,同济大学几个教授当时极力劝阻政府不要拆墙

讲起这段护城往事,还要先从北京古城墙说起。1957年,北京市开始大规模拆除古城墙,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多次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北京的古城墙是重要历史建筑,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为此还做了一个保护方案,提出将古城墙留存下来做成一个环城的绿化带公园,但这个方案后来被上面否定了。当时提出的拆墙理由一是认为它妨碍了交通,制约了城市发展;二是认为它是封建的象征。就这样,北京的古城墙最终还是没能逃

1992年,苏州市政府主办了一个围绕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学术会议,邀请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和老领导来座谈,我应邀参加。在那个会上,我遇到了1958年主政苏州的那位老市长。我是苏州人,也一直关注苏州的人和事,所以我是认识他的,他也认识我。当时这位老市长已经是82岁的耄耋老人,满头白发,见到我,就走到我跟前跟我打招呼,一脸愧疚地对我说:“阮老师,我很内疚,58年的时候是我坚持要拆掉古城墙,现在看来,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啊……”

脱被拆的命运。北京古城墙的拆除在当时引起了全国一片“拆城风”,很多地方纷纷效仿。

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苏州市政府也提出要拆除古城墙,发展城市交通,还专门邀请了包括同济大学教授在内的一批专家来研究苏州城市的发展规划问题。收到邀请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专门组织了冯纪忠、金经昌、陈从周、董鉴泓四位教授,连同当时正在同济大学讲学的苏联专家也一并前去,一起赶往苏州。围绕是否有必要拆除古城墙的问题,教授们与市政府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几个教授当时极力劝阻政府不要拆墙,提出了三条主要观点:一是认为苏州和北京情况不一样,北京城墙拆了,不一定意味着苏州也要跟着拆,况且,北京城墙的拆除是完全错误的;二是提出和北京城墙比起来,苏州城墙具有更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更高的保护价值。北京城墙始建于元大都时期,而苏州城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初



■ 苏州平门城墙与护城河

具规模,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同时,苏州城墙由于历经多个朝代修整,比北京城墙保存得更为完整,上面也保留了更多的历史古迹和文物,一旦拆除城墙,这些珍贵的古迹、文物也将一起消失;三是提出以发展交通为由拆除城墙是完全错误和没必要的,当时的欧洲很多城市都保留了古城墙,交通照样发展,在这方面如学习和借鉴欧洲的经验做法,保护城墙与发展交通是可以并举的。尽管教授们据理力争,极力劝说,但苏州市政府却不为所动,坚持要拆,一场本该愉快的专家咨询会,最后弄得不欢而散,连会前说好的宴请也取消了,气得几位教授连夜就赶回了上海。当时从苏州到上海的交通是极不方便的,光坐火车来回就得6个小时,且不说从火车站到市中心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这样折腾下来,教授们回到同济时已经是半夜了。这场护城之争最终以教授们的无功而返而告终,很快,留存了两千多年的苏州古城墙被拆除,

只留下了几座城门和几处遗迹。1999年苏州市全面整治城区环境时,在胥门地区意外发现了一段留存完整、长达385米的老城墙,这段老城墙因为一直被苏州自来水厂作为围墙在使用而幸免于难,在这段城墙里还完整留存着古胥门的门洞。在我的建议和规划下,如今这段劫后余生的城墙以废墟形式原样伫立在苏州城区里,也算是对上世纪50年代那段历史的一个警示。

任何古迹和文物,一旦被破坏就意味着永远无法恢复,所谓的“重现古城风貌”,其实质都是造假行为

这段往事还有一段颇让人回味的后话。苏州在1982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开始逐步重视起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工作,邀请我来为他们做规划,到1986年的时候,逐步形成了一个总体规划。现如今,各地纷纷上演“造城”

闹剧,如山西大同投资百亿号称要重现北魏“平城”风光、河南开封拟千亿打造古城要重现北宋“汴京”繁华,云南昆明重金再造“古滇国”……不一而足,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造城运动”面前,苏州老市长面对我所说的这番愧疚之言也许更应引起我们的反思。在我看来,如今愈演愈烈的“造城风”,首先体现出一种“自赎”心理。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在大力搞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推倒了很多的历史建筑,破坏了很多文物古迹,现在回头想想觉得很可惜、很后悔,如今这种大造“古城”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补偿和自我救赎行为,但这种“自赎”观念,我认为是不成熟的。任何古迹和文物,一旦被破坏就意味着永远无法恢复,所谓的“重现古城风貌”,其实质都是造假行为。其次,这种造假风的背后,是错误的政绩观和唯GDP论在作怪。很多地方造假古董蔚然成风,其根本是想借机搞旅游开发、搞创收,带动GDP从而获得个人政绩。最后,在我看来,这种造假风还跟很多地方政府误解了我们中央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精神有关,以为发展和繁荣文化就是搞设施建设、做大工程;以为发展文化旅游就是造几个所谓的文化景点。这几十年来的许多事例说明,凡是造假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失败的,比如最近才曝出的西安阿房宫景区仅建成13年即被拆除的新闻,就是一个造假行为最终归于失败的典型例子。

我希望,关于苏州古城墙的这段陈年往事,能在当前普遍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中,引起人们的一些理性反思。
摘自《世纪》2013年第4期

与邬达克同时代

王唯铭



关专家考证,“他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家里悄悄打包,对外则一切照常,突然地就走了”。是什么原因促使邬达克先生悄然但绝对断然地离开上海?毕竟,当他于1918年的11月抵达这座对他来说气候并不适宜的城市后,他

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和工作了29年。29年,而不是29个月,他在叫作上海而不是布达佩斯的城市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和成就,但却在29年后的某日突如其来地选择了远离、选择了抛弃,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历史没有给我们和盘托出邬达克于1947年出离上海时的那份真实的内心感受,我们知道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离开上海的邬达克,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邬达克的突然出走,定然让他交往甚密的上流社会大吃一惊,只有一个人是完全知情的,那就是与他交往将近20年的中国包工头老王。1947年初,当邬达克决意离开上海时,他在家裡与老王将自己的文件、书信、笔记、书籍、家具都一一打包、悄悄托运。为掩人耳目,他还将已经搬空的房子和书架用硬板纸逐一地伪装起来。离开上海的前天晚上,邬达克让妻子吉泽拉与女友照常打牌,而自己也照常地与朋友们在俱乐部总会中相聚。

邬达克不动声色,但其实他已经将所有事情都向王才宏交代定当:设计事务所的所有事情都交给了王才宏管理。随后,历史作了如下记载:邬达克带着妻子、女儿和岳父母,登上邮轮“博尔克总统”号,经过苏伊士运河到达欧洲。他们先在瑞士有一阵小住,稍后,接到教皇皮乌斯十二世的邀请参与梵蒂冈圣彼得墓的挖掘工作。为了避免未来被清算的可怕命运,如同1947年的早期,邬达克突然离开上海,在1947年的下半年,他也突然地转道申请赴美定居。1948年6月,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他携妻女和岳父母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以后,他专心致志的事情是考古和宗教,再也没有设计任何一件建筑作品,将他一生的作品都留在了上海。1958年10月26日,邬达克因心肌梗死而客死美国加州伯克利,终年65岁。

明起连载《唐云传》

20.一张处分通知和一纸调令

第一次放下高傲,放下自尊,放下从小就端着的大小姐架子。第一次这么低眉顺眼地侍候人。洗脸、洗脚、喂饭、喂药,如此辛苦、如此用心、如此委曲求全,却丝毫融化不了江河眉头的冰冷,感化不了他一条道走到黑的执拗——他口口声声还是要离婚!

本就不多的耐心被彻底磨光,皓容成了一只被彻底激怒的豹子!

市委、市府、市纪委相继接到她的实名举报和打三多的电话。于是,迎接江河出院的是一张处分通知和一纸调令——他以生活作风不检点为名受到党内警告和行政降级处分。被调到最边远、最偏僻、最贫穷的乡镇去做一般秘书,按常规,他的级别在乡镇,起码是副镇级职务。

难过、痛心、惋惜、自责、愧疚形成一股洪流迅速袭击了我,我骤然冲过去,伸出双臂牢牢箍住他。“就因这,你就赶我走?”

一种深邃的痛苦从他的眼底涌出来。“事业上我已注定失败,我不能连累你呀!”仿佛有万支火把在眼底燃烧,“知道我为何而来吗?就是告诉你:我爱你!你是官我爱你,你是老百姓我也爱你!你富贵了我爱你,你是穷光蛋我也爱你!”他像一个失神的孩子般怔怔望着我。良久,喃喃地问。“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敢相信吗?”他满含热泪,紧紧拥住了我。“天!到了!值了!值了!”

被发配到乡镇后,江河租了间小屋子,开始了早出晚归的日子。

因江河对家人的苦口婆心置若罔闻,父母一怒之下宣布跟他断绝关系,弟妹也嫌丢脸而不搭理他,朋友同事也离他渐行渐远。我成了他唯一的亲人,唯一的安慰,唯一的渴盼。但我们除去礼拜天,要见面只能是晚上。

每当我出现在他的小屋,他都高兴得像个孩子,如果有事来晚了,他就心神不宁。为了每天都能见到我,他晚饭从不单独吃。为了见他,我只好在晚饭前辅导孩子作业。每次见面,两人都激情澎湃、抵死缠绵、难舍难分。但无论多晚,我从不在他那儿留宿。升为一把手后的田野对工作更加努力、

更加投入、更加勤奋了,几乎不到十二点回不了家,对于我的晚归毫无察觉。自跟他把离婚的事挑明后,他再也不理睬我,跟我分床而卧。这是金湖吗?像又不像。不是春天了吗?湖面突然凝结成冰?我小心翼翼地冰上行走。突然——随着一声惊心动魄的声响,冰面瞬间裂开,身陷冰湖的我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抓冰面,然而,抓一块断一块,再抓一块又断一块……“救命啊——救命——呜呜呜……”“深更半夜,你喊啥喊?小、荡、妇!”

“呼”地一下,被子被一把掀掉!这才恍然明白,刚刚做了个噩梦,田野却误解了梦的内容。红红的眼睛和红红的脸表示他已喝醉。懒得跟醉汉计较,起身去拉被子,他更加怒不可遏,一把又把被子扯掉。“你干啥?”

他斜睨着我,轻佻地伸出手,狠狠地捏紧我的下巴。“干啥?欣赏我的太太呀!不可以吗?”“你别闹了,赶紧回你房间休息吧。”“这就是我房间!整个屋子全是我房间!别说是我的,就是你——也是我的!”

一伸手,一使劲,整个人倒在他怀里,接着,那满是酒气的嘴巴就逼了过来,我努力闪躲着。“不许动我!”“啪!”一声脆响,我的脸已被掴得偏过去,转过来时脸上已一片火辣。“不许动你?到今天为止,你还是我田野的老婆不是吗?为啥不许动你?只有那个花花公子可以动吗?只有那个败家子可以动吗?他休想!他做梦!我绝对不会放手!绝对不会!”“刺儿!”睡衣被一把撕开!“你——你敢?”完全没经过大脑,完全出于本能,对着伸过来的手就挠!他痛得吼叫一声,两只手绕上我的脖颈并无意识地收紧,再收紧……

紧箍在脖颈的手终于松开。咳嗽,喘息。田野不信任地看着自己的手,又看看我的脖子,表情呈呆滞状。半晌才反应过来的他连忙去找纱布、碘酒和红药水,处理停当后在床沿上坐下来。他脸上的涨红早已不翼而飞,换上的是墙壁般的苍白。手指轻轻抚上我的额头,我立即痛楚地退缩,他嗓音沙哑。“都是我不好,我再也不逼你了,刚才那些混账话我统统收回来,我绝不勉强你做任何事儿,如果上天注定我们的缘分就这么浅,那么……你就走吧!”



刘洁